

甜蜜的聖誕夜

／德魯茲著·心蕾譯

是聖誕節的前夕，一個極冷的晚上，雪一大片一大片落下來，被寒風吹打在窗上。

。遠遠的鐘聲，穿過像棉被似的厚重空間，混亂又模糊不清；路人裹在斗篷裡，擦著牆，低著頭，頂著寒風。盡量快步，幾乎是滑著走。我穿著法蘭絨襪裡的拖鞋，踩在厚而軟的地毯上，笑嘻嘻地敲著玻璃窗，對路人笑，對北風笑，對雪花笑，是一個十分滿足，蹲在溫暖房屋裡的人。

妻坐在火爐的一頭，面前舖著一大塊布，她一邊剪一邊修，不時抬頭與我的眼光相遇。壁爐台上有一本新書在等著我，壁爐中的火劈拍作響，炸出一個個小小的藍色火花，逗引人去載它、擦它、玩它。

「沒有比在這大雪天出門更愚蠢了，是不是？」我說。

「噓！」妻把剪刀放下來，作出叫我安靜的姿勢，然後用她粉紅色的手指抓抓下巴，她沉思片刻，又仔細地審察才剪下來的布樣。

「我認為只有瘋子才會在這種天氣出門

，明明可以留在家裡，坐在火爐邊。」

「噓！」

「你在做甚麼了不起的事？這麼要緊！」

「我嗎？我正在剪一條背帶。」她低頭回到工作上。我注意到她今天頭髮高盤，露出後頸那塊白肉，像熟透了的桃子，又像絲絨一樣光潔柔軟。頸根有許多細短的頭髮，精緻地鬆成小圈，使我急切地想肯上一口，為要看得仔細些，於是我彎下腰，將一個吻印在妻的後頸上。

「老公！」路惹絲叫了起來，驀地旋轉面對著我。

「老婆！」

他倆禁不住哈哈大笑。

「啊！啊！今晚是聖誕夜啊！」我說。

「老公，你在道歉嗎？」

「老婆，你在抱怨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是在抱怨，我是在抱怨你對聖誕節的來臨沒有反應，覺得不稀奇。聖母院的鐘聲沒有喚起你的感情，當慈善燈經過

窗口時，你臉上呆呆地，竟然無動於衷；雖然我假裝在工作，卻一直注意著你。」

「當慈善燈經過時我無動於衷？表情冷淡？我？你判斷得過份了，啊！親愛的，我真……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你要笑笑吧！不管怎麼樣，美好的童年已經從你的記憶裡消失了。」

「過來，小東西，你要不要我在上床之前把靴子放在壁爐前面？你不要叫我住舉慈善燈的人，給他一條被單，半截蠟燭？像我媽媽從前那樣。我幾乎可以看見她把被單交給舉燈人的樣子：『你小心點哪！別撕破了。』我們會莫名其妙地拍起手來？親愛的，你看，我記得這麼多有趣的事，自那時起，又發生了許多別的事，別的趣事又蓋住了小時候的記憶。」

「是的，這我可明白是你做單身漢時的樂趣！我相信，這是第一次你在自家的壁爐前過聖誕夜，穿著自己的睡袍，沒有晚餐吃。你以前總是有，簡直用不著講……。」

「是嗎？我竟然不知道……？」

「當然是，我敢打賭，總有人請你。」

「呃，也許是，一次或者兩次，但我幾乎想不起來；我可能跟幾個老朋友一起吃飯。吃些甚麼呢？幾個銅板的烤栗子和……。」

「和一杯糖水。」

「對，正是如此！嗯，沒有吃到甚麼東西。老實向你說：只在回想起來才覺得有意

思。我們談談笑笑，然後就分頭睡覺。」

「你竟然能一本正經地講！你怎麼從前沒有向我提過一個字？」

「可是，親愛的，我說的全是實話。記得有一次，在歐耐斯的地方，我的興緻一時甚好，就聽了一陣子音樂……能不能遞給我一根柴？呢，不必了，已經快到十二點，所有神智清醒的人都知道該……。」

路意絲站了起來，張開兩臂環抱著我：「我不想做精神正常的人，我也忘掉烤栗子和糖水的記憶。」她突然急急忙忙把我推進書房，又鎖上門。

我在門後面叫：「你這是幹甚麼？」

「我只要十分鐘，一分也不多，房裡壁爐台上有今天的報紙，你還沒看過。台角有洋火。」

然後我聽到瓷器碰撞的聲音，絲綢擺動的聲音，我的太太發甚麼神經病？

十分鐘之後，她開了門。

「別罵我把你關起來。」她一邊說一邊擁抱我：「看看我，我把自己裝扮得漂亮嗎？瞧我的髮型，不正是你喜歡的式樣？向上盤梳，露出頸子來。但我的頸子十分害羞，不敢在大白天露面，現在我特別穿一件低胸的禮服來作鼓勵。總而言之，跟一個大人物晚餐應該盛裝出場。對不對？」

「甚麼晚餐？」

「當然是我們的晚餐，你跟我。你沒有看見我多麼明艷照人嗎？桌子已擺好鮮花和許多好吃的東西。我還得把桌子推到火爐前，加上整理自己，所以需要十分鐘。瞧，我

為你準備了一瓶白葡萄酒。來吧！老公，來用餐吧！我餓得像隻熊，請吃這根雞翅膀！」

「多美妙的安排呀！我愛！可是我很抱歉穿著睡袍。」

「如果你覺得穿著不舒服，那就脫下來好了。老爺，別叫我老拿著這根雞翅膀呀！慢著，讓我服侍你。」她說著就站起來，將餐巾搭在左腕上，把袖子捲到臂彎：「不是餐館裡的侍應生都這樣做？」

「一點不錯，不過，請稍等，我可以吻你的手嗎？」

「我沒有時間。」她笑著說，一面將開瓶器勇敢地刺入酒瓶的瓶塞：「陳白丁——好美的名字！嗨，你記不得，在我們結婚之前……哎喲，這瓶塞怎麼這樣硬！你告訴我你喜歡這種酒是因為德穆塞的一個劇本裡有它。而後來，你忘記借給我，你看到這兩隻水晶玻璃酒杯嗎？我特為今天晚上買的：我們互相舉杯祝福，為兩人的健康乾杯！」

「還有他的健康，對不對？」

「我們的後代，是嗎？當然要為他乾杯！然後我要將這兩隻杯子好好收藏起來，明年今天再用，對不對？親愛的，這是一對聖誕晚餐的特用杯，每年我倆要在壁爐前吃聖誕大餐，就你跟我，一直到我們變得很老，很老。」

「一點不錯，只是我們的牙齒可能都掉光了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我們可以喝鮮美的湯，那

不仍然很甜蜜？再給我一塊，親愛的，加一點果醬，謝謝你。」

當她把食物放進盤子裡，我看到她，躲在空紗袖子裡的手臂。

「你怎麼不好好吃，光看我的袖子幹甚麼？」

「我在欣賞你的手臂，親愛的。今晚你真精緻美麗。知道嗎？你的頭髮合式極了，你的晚禮服……我以前沒見過。」

「得了，當一個人想征服另一個人！」

「你真可愛！」

「你真的認為我今晚可愛嗎？我的風度迷人？十分漂亮？」她說著看看手上的手鐲：「既然是如此，我們為甚麼沒有……我們怎麼沒有……？」

「沒有甚麼？親愛的。」

「我們怎麼沒有……你怎麼不來吻我一下呢？」

「我不但吻她，而且深深地吻她。」

她把頭向後一拋，露出兩排美麗的貝齒，響出如珠的笑聲：「再給我一些肉醬，多點，再多一點，小心！可別打破我的水晶玻璃杯，我辛辛苦苦省得來的。你每次吻我都有意外發生，可記得結婚前兩天，在德布瑞夫人家裡的舞會，你把我的禮服弄破了？我們兩人正在一個小房間裡跳著華爾茲。」

「是啊！我若同時做兩件事，總是會出紕漏——一面照音樂打拍子，一面吻舞伴。」

「我記得當母親問我怎麼會把衣服弄破，我覺得自己的臉一直漲紅到髮根。而那個

老妖精德夫人神秘地對我笑著說：『今晚你的臉色好看極了。』我說衣服刮到門上的一根釘子上了。一面偷眼瞧你，你摸著你的小八字鬚，好像很不耐煩。哇，好呀，你把香菇都拿去了！不要這個，要那個又大又黑的——在邊上。不管怎樣，那天事事不對勁，因為……別，別再給我添酒，我不想喝得頭昏腦脹……因為如果我們沒有結婚……你知道那是很可能的。不記得誰說過：婚姻吊在一根線上……嗯，如果線不牢，我肩膀上的吻印就有危險。」

「胡說，哪裡會有印子？」
「有，絕對有，恕我直言。不但有，我聽說有些做丈夫的，會為那印子濺血。」
「老天！我不過開開玩笑。我該知道會有印子：奇怪，怎麼會……」
「哈！很高興聽你這麼說，我喜歡看你生氣，你只不過有一丁點兒吃醋而已，告訴我，是不是？唔，我明明向你講過。我要那個大而黑的……你卻一聲不響地吃了。」
「對不起，親愛的，真對不起，我完全忘了。」

「忘了？正像我們結婚時那樣，我好意思碰你的臂彎，提醒你對市長的金玉良言說：『是的，我願意。』」
「金玉良言？」
「可不是嗎？怎麼不是金玉良言呢？沒有人比市長更風度翩翩了，他滿懷高興地問我『小姐，你願意接受身邊這個醜陋的小子做你的……』妻滿咀食物卻大笑起來：『我

預備向他說：『市長先生，你我心中明白，有許多正反兩方面的話……』天哪！我竟噎住了。」她發出一連串如珠的笑聲：「我錯在不該沒有講條件。哎呀，跟你開玩笑，別當真。實際上我是全心全意地在說：『我願意！』我發誓，當我想到所有的女人，包括那些壞女人都用這三個字的時候，它們聽上去不能夠代表我，而我卻想不出更好的字眼。」說著，她舉起酒杯：「為我們金色的婚禮！」

「為他的浸禮，小母親！」
她悄悄地問我：「親愛的，說實話，你後悔娶了我嗎？」

輪到我大笑起來：「是的。」說著我吻她的肩膀：「喏，我想我找到那個吻印了，就在這裡。」

「你可知道現在已經是半夜兩點鐘？火已經熄了，我……可不許笑，我的頭有點暈。」

「因為吃了名牌肉醬的緣故！」
「名牌肉醬？親愛的，明早我們喝杯茶好嗎？」

作者簡介

德魯茲（一九三二—一九九五）

全名為Antoine Gustave Droz，生於巴黎，父為名雕刻家，其作品以描寫細膩的家庭生活見稱。

這篇「甜蜜的聖誕夜」（I take Supper With My Wife），宛如輕柔的音樂，緩緩地、暖暖地，滋味無窮。△

極短篇

開場白

／唐主謙

一位應邀在喬治亞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議員，演講詞不到五分鐘。

一位在電視中佈道的牧師每次只講三分鐘。

鐘。

約拿傳的信息只有十二個字——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就要傾覆了。」

被應用最多的詩篇廿三篇只有五節。

新約的愛篇——林後十三章也不過只十二節。

耶穌在十架上只有七言。最後只有兩個字——「成了」。

……

想用最少的字，傳達信息，與人分享，已經很久了。現在就等我試試看。為了短，就不報節及資料來源了。

該鞠躬下台，否則則要變成極長篇了。

哈哈！

廣告沒時間看長篇，看短篇吧！謝捧場
△